

東
溟
文
集

東溟文後集目錄

卷一 論說

土地祠說 聖廟朔聖香燈說 宗譜辯誤 李潮
八分小篆說 陶淵明爲桓公後說 臺灣地震說
論趙恭毅覆奏宋學士事 讀葬書雜說

卷二 議狀一

樂儀書院課士狀 儀河情形先事籌議狀 上陶
制府淮北湓課融銷南引議 再上陶制府淮北融
銷南引議 請買補鹽義倉穀狀

卷三 議狀二

樹苓湖分運臺穀狀 請收養游民議 復鍾制軍
言事狀 上鍾制軍魏撫軍言事狀 臺灣地震已

捐卹狀 臺灣山後未可開墾狀

卷四 議狀三

海外廳縣津貼公費狀 請楊鄭二人祀名宦祠狀

請復奏文武議敘狀 臺灣水師船廠狀 夷船

初犯臺灣擊退狀 請造戰船狀 防夷急務狀

復鄧制軍籌勘防夷狀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

卷五 議狀四

防夷急務第二狀 設臺灣令壯勇不能登陴議

設鳳山令港口毋庸設礮募勇議 守口兵費不可

停給議 防夷兵費請作正支銷狀 廈門有警臺

餉不敷狀 請急發臺餉狀 臺灣不能堅壁清野

狀 委員請領經費狀 夷船復來臺灣游奕狀

風聞廈門夷情反覆狀 復廉將軍乍雅給諭狀

卷六 書牘一

復管異之書 復程撫軍書 復程撫軍言莊午可
書 復陶制軍言鹽務書 復賀方伯書 上林制
府言西商腳私書 與張子畏太守書 與姚春木
書 與毛生甫書 與湯海秋書 上督撫言全臺
大局書 復鄧制軍言夷務書 與達鎮軍書 與
王提督書

卷七 書牘二

與梅伯言書 再復顏制軍書 與曾方伯商運臺
米書 復泉州沈太守書 復怡制軍言夷事書
復福州臬太守書 再復怡制軍言夷事書 上劉

中丞言事書 與曾方伯書 又與曾方伯書 與
方植之書 別劉中丞書

卷八 書牘三

再與方植之書 又與方植之書 與光律原書
與潘河帥書 與朱伯韓侍御書 與余小頗書
復烏青一兄書 復光律原書 與王方伯言藏差
公費書 與馮敬亭編修書 謝陳子農送方正學
集書 侯林制軍書 與朱伯韓書 再與梅伯言
書 與余小坡言西事書 復卜貞甫書 與王守
靜書 又與梅伯言書 復陸次山論文書
卷九 贈序 序記 書後
贈汪孟慈序 送余小頗守雅州序 送涸陰李公

華哉桐城山水之勝稱龍眠浮渡侍御及余乃晻晻於白
鶴一小峯者以陶公耳卽吾郡城形勝枕龍山面大江爲
金陵上遊而漢唐之勢寂然自余忠宣後天下遂咸知有
大觀亭者豈非山川得人之助乎嗟乎江山終古人壽幾
何歲月推移而功名不立並友朋觴咏登臨之樂亦不可
常今余方入都湘阜將之維揚而侍御亦有去志三人嚮
後之會合且不可知况更數千百年後登此峯者其人其
事視吾輩又何如哉余旣應侍御之約將行卒以事不及
往乃敘其事而爲之記

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秀浙江蕭山人也父鵬薰遊園中遂家焉
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通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

解之皆確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
四月父病劇女中夜顛天泣淚成血母給曰以血和藥必
瘳信之疾果瘳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
至窮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湧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
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
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
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

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姚瑩曰嗟乎來女之行也
與曹娥爭烈矣而父竟得生視娥有加焉或以爲出于倉
卒乃其先固有和血療疾之事此豈好名匿情之所爲哉
世有以殉身爲愚孝者觀於來女可爽然也

余淑人傳

余淑人者福建閩安陳君一楷之繼室也君幼入行伍久
於海上歷功至臺灣安平協水師左營遊擊再署安平副
將不悅於提督某公懼而乞休將假事劾之道光三年憂
死臺灣某公意未已欲籍其家使人守之不使歸君喪君
先撫他姓子朝選長而懦淑人晚得一子繼豪尙幼君之
歿也禍且不測而族人在臺灣者阿貴人意將不利于其
妻子淑人殆甚君嘗善前臺灣令姚瑩嘗假以千金償官
負至是瑩客游福清淑人走急卒告難瑩爲致書臺鎮白
其狀旣復至臺灣盡策解之得無害淑人乃攜二子以君
之喪歸福州逾三年淑人病且死遺命二子曰爾非姚氏
不能有家所假金勿取償也姚公方在京師于其反也可
折券還之書于券以識遂卒未幾瑩奔母喪于閩其子來

折券瑩辭子曰母有命矣不老死且弗瞑瑩乃喟然嘆口
嗟乎淑人之賢乃有是哉夫人平素交遊不乏親厚一旦
有緩急相顧抗腕而已能假千金重貲已爲德况女子而
不責償也且吾曩者嘗得君力義當急君之難淑人乃以
爲恩而棄其千金豈吾心哉然吾方無力償淑人固辭徒
虛語耳不可不成淑人之善志乃聽折券

宋君墓誌銘

宋君諱昌替字如茂其先自江西遷湖南澧州慈利縣以
耕讀世其家祖開元縣庠生鄉飲大賓父應薦縣增生君
生七月而孤依諸叔以立少多病好學邑宰大興鄔君最
重之嘗曰君文太孤高恐不售也後果如言乃入太學不
應試居教其子君爲人不輕嘖笑而好義人皆嚴憚之陳

乞病似歸序 五修宗譜序 鄭六亭文集序 重
刻山木居士集序 薦青詩集序 桐城破岡胡氏
宗譜序 王懷坡先生詩集序 桐城桂溪項氏三
修譜序 潘四農詩序 陸制軍津門保甲圖說序
屠琴塢課桑圖記 五代考妣位薦記 韓城強忠
烈盟蹟記 平雪亭記 左石僑編次書日記 桐
鄉書院記 桐城烈女節孝三祠堂記 江甯府城
水災記 雷繼賢銅戈記 十幸齋記

卷十 書後

史忠正與戚屬書書後 書興更生冊後 書西域
見聞錄控噶爾事後 參政府君先塋錄書後 考
訂焚黃儀制書後 朱忠烈公遺像跋 左忠毅公

家書真蹟書後

平湖卜氏楊節婦傳書後

孫退

谷書趙忠毅傳跋

華貞女傳書後

惜抱軒自書

詩跋尾

彭襄毅公自書像贊跋

蒲城王氏二節

婦詩刻跋

方植之金剛經解義十種書後

蘇厚

子望溪先生年譜書後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

卷十一

傳狀一

吳黃二貞女傳

胡貞女紀事

萬孝子傳

平湖

陳氏董孺人家傳

陳烈愍小傳

湯海秋傳

張

亨甫傳

樂鄰先生傳

卷十二

傳狀二

陸畫村傳

桐城馬氏方宜人傳

王貞婦傳

王卜二隱君傳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雲貴總督諡文恪趙公行狀

卷十三

碑文 墓誌銘

臺灣府學聖廟祭品碑 蓬州新建玉環書院碑

蓬州新建龍神祠碑 陝州知州姚府君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馮君母謝宜人墓誌銘 戴孺人墓碣

處士大年君墓碣銘 左石僑墓誌銘

卷十四

雜文

祭蕭君九叔文 祭張亭甫文 祭兄伯符文 王

石卿壽序 族母方太孺人壽序 丁母孫太安人

壽序

東溟文外集目錄

卷一

東溟文後集

目錄

四

姚氏分族考 船後緝私弁兵飯食船價狀 捆場
緝私章程變通狀 儀河挑工章程議狀 議挑儀
河章程十二則 儀河委員督工狀 淮南懸引暫
撥淮北融銷狀 臺廠戰船情形狀 戰船小修例
淮幫鑲桅木狀 覆顏制軍書 與陳梁叔書 與
方植之書 潘東庵遺集序 與童石塘論南北史
注書 與南北史局諸人書 與陸制軍書 覆黃
又園書 熊襄愍手書尺牘序 江氏音學三書序

卷二

張玉泉稽古生辰錄序 陳息凡康郵小草序 先
塋記 宗譜見存人數記 博山團圖記 孟母溫
太宜人八十壽序 飭嘉義縣收養游民札 諭嘉

章二縣總理董事

東溪文後集卷之一

土地祠說

戊戌三月

桐城姚

瑩石

甫鑒

杭州學使署有土地神祠相傳爲白鶴之神新城陳碩士
侍郎定爲范文正公作文攷正之曰杭州舊有范府君廟
在梅東高橋明時以祀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爲土穀神
蓋皇祐初公守杭州發粟拯饑當時德之延及後世報功
之祀不衰而習俗相沿及於提學署中亦祀文正爲土地
之神夫土地之祠世俗之稱經傳所無也古者祭祀大夫
五祀而已諸侯則祭其境內山川學使者之職與督撫同
列擬於古之諸侯今世土地之祭古者境內山川之祭也
今當去土地之名而特稱爲文正祠則名正而祀典亦尊

余謂侍郎之說美矣其謂土地神祠經傳所無而以今世土地之祭當古境內山川則非且文正爲土地之神亦無事易也蓋今世土地神祠卽古之里社祀以人官實本於禮侍郎偶未攷耳白虎通曰社者土地之神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註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人致千社於魯杜註二十五家爲一社禮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桑也孔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卽社神也勾龍爲后土之神又爲后土之官也後漢書祭祀志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由此言之

是土地之祀爲社而其神以人官爲之實古禮也變社而
曰土地亦本諸緯書與白虎通何云經傳所無耶范文正
有功於民以爲土穀之神亦猶勾龍與棄之配食則其尊
亦至矣隋書禮志每以仲春仲秋並令郡國縣祀社稷先
農及臘又各祀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爲一社舊社
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唐書
禮樂志白皇帝以下至諸里人祭社稷各有其儀甚備皇
帝及諸州皆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壇上設后稷氏神座
於稷神壇上至諸里社則不稱后土后稷但云社神席設
神樹下稷神席設神樹西而已豈非聽民祀其有功初無
定配耶宋史禮志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歲以春
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金史禮

志社稷壇州縣祭享一遵唐宋舊儀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中書省下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祭祀儀式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明史禮志社稷之祀自京師以及王國府州縣皆有之洪武元年十二月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十四年令里社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明會典里社專爲祈禱雨暘每歲一戶輪當會首春秋二社預期率辦器物至日祭祀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祭畢會飲先令一人讀誓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陵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葬喪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並不許入會讀誓畢長幼以次就坐盡歡而退務在恭敬

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歷代社祭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典禮如此今世俗土地之祀實沿古禮而變其社之名耳其變自何時不可考竊意

本朝初禁天下社學民間並社祭之名不敢稱乃改爲土地耳又考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此亦今民間但祀土地而無稷神之權輿也世儒惑於禮記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之文遂疑大夫以下不敢祭社稷豈非謬歟侍郎或亦有所疑忌故舍土地卽社之本義而以今世土地之祭爲古者境內山川之祭又謂學使者爲督撫同列自擬於古之諸侯以牽合之亦大迂曲矣

聖廟朔望香燈說

聞諸生議府縣學朔望晨夕於大成殿及兩廡灑掃上香

張燈諸生十二人輪月將事可謂有恪矣惜未詳考禮制也古者祭祀灋掃庭內不待言矣若夫朔望之期上香之制燭銀之辨不可不知義所自起也朔望之禮曷昉乎古者先聖先師釋奠惟春秋二仲卽壇廟祭祀自日祭月祀時享歲終之外有告朔無望禮文獻通考唐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謐等議謹案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周禮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初別令尚書朔望進食於太廟自是朔望始有事於宗廟至朔望謁祭先師孔子則始自後齊每月旦祭酒博士以下國子諸學生以上拜孔揖顏曰出行事不至者記之爲負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六月乙卯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成宗本紀卽位詔曲阜林

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成宗本紀卽位詔曲阜洙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學書院贈學士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此爲聖廟朔望釋奠之禮文明史禮志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定月朔釋菜之儀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蓋朔望行香始洪武時本朝因之不改也上香之禮曷昉乎古禮祭祀以鬱金香草灌鬯求神於陰燭蕭黍稷燔脾膋求神於陽所謂合肅雍也漢晉以迄唐代祭祀大典皆依古禮有灌鬯而無上香其於香物設案於神位前焚之以饗則禮經無有始自西漢宮中以娛妃后而民間豪富相倣爲之不以祀神也其祀神焚香實本於二氏魏書釋老志匈奴金人率

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隋書經籍志道經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秦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觀魏隋二書可知焚香禮神實本於此六朝唐宋以後二教盛行自天子王侯以至庶人寺廟宮觀祀神無不焚香爲敬漸乃行諸郊廟矣宋史禮志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祈告亦內出香嘉祐中裴煜請大祀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公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案何修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之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以溼香至於眾星之位香不復設於義未盡於是每陞俱設香元豐六年十一

月南郊祀昊天上帝於園丘皇帝詣上帝神座前搢圭跪
三上香奠玉幣此六朝後上香之儀入典禮之文也尋何
休之議是梁時明堂南北郊始有用香意武帝天監十六
年祀郊廟以蔬果代牲牢遂并改臚藟求神而以沈香等
木代之然考唐禮樂志祭祀仍用祿禮初無上香則此事
北宋時乃爲定制至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成帝
幸新學升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自是聖廟祭祀上
香亦以爲典禮矣元史祭祀志至正二十二年定釋奠儀
初獻官入門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
乃奠幣明以來遂爲定制推所從起雖云不經然較古人
燭蕭焚膋臚藟求神之意則一而較爲精潔故先儒議禮
者至今從之所謂禮以義起也張鑑之事曷昉乎古者祭

配有燭而無鐙周禮司烜氏共祭祀之明燭鄭註明燭以
照饌陳賈疏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又
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先鄭讀墳爲蕢云蜀麻
燭也後鄭註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
所以照眾爲明儀禮之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
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大燭於門外
鄭註燭燹也甸人掌供薪蒸者賈疏古無麻燭而用荆燹
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其燎亦名大
燭觀此禮文是古祭用燭本束荆薪爲之非在地則執之
以人非如今之蠟燭也今之蠟燭物原以爲成湯所作未
見所本世說石季倫以蠟燭代薪而炊南史王僧綽採蠟
燭珠爲鳳凰蓋始自漢成帝時宮中用之晉乃盛行也今

神皆木主殿上不可設燎易蠟燭以照饌陳於義無汙宋
史禮志眞宗大中祥符閒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
先聖先師每坐尊俎籩豆簠簋外有燭二從祀請坐籩豆
簠簋外有燭一此爲聖廟設燭之始卽古明燭義也六經
鐙字始見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
校豆中直者鐙豆下跗也非然鐙之鐙惟楚辭招魂蘭膏
明燭華鐙錯些乃然鐙耳說文鐙錠也徐註錠中置燭故
謂之鐙從金登聲俗作燈非顏師古急就章註鐙所以盛
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釭有拊者曰錠無拊者
曰鐙廣韻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廣雅錠謂之鐙王氏疏證
鐙形略如禮器之登故爾雅瓦豆謂之登然則鐙之爲物
始見楚辭西漢時竹宮祠太乙自昏至曉然鐙乃夜以祀

神佛書古有然鐙佛傳法蓋取鐙鐙相接義又佛以大智
慧光明照十方界下度幽冥於是禮神佛者皆用鐙矣大
抵如今油鐙非懸鐙也今懸鐙多以蠟燭幃之以障風照
物製亦仿於漢宮後益華侈唐宋上元諸節宮中民間皆
大張鐙此乃爲樂耳以施於孔子廟庭似乎不可然變薪
而爲蠟變手執在地而爲鐙復變在案之鐙而爲懸皆取
照物爲明苟無爲華侈亦不失古義禮記郊特牲庭燎之
百由齊桓公始也鄭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
子男三十今大成殿兩廡神位百數地廣風多不易爲明
則祭前行事仿庭燎之義而多懸鐙如公侯伯之數自可
無嫌特於祭後夜張則無說耳蓋古人祭祀行禮必在質
明始旦時不卜其夜子路爲季氏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

孔子以爲知禮誠以平旦氣清人神可接入夜則人倦氣昏不可以交神明也齊侯享於敬仲欲繼以燭而敬仲辭之今朔望之晨行禮已畢復於是夜張鐙義何取乎昔元章宗明昌五年諸縣初議建孔廟上問輔臣曰僧徒修飾廟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減裂平章政事守貞曰儒者不能常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美觀也章宗此言善矣余則謂孔子之道以禮爲天下萬世法制必有度苟得其度則舞用六佾備極宮懸不爲侈苟失其度卽一籩豆之品一拜跪之節不可加語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學者於聖人之事一惟以義衡之斯可矣若爲華侈美觀以悅神希求福利此正直之神

所不許也况聖人之庭乎哉今學官朝夕居廟側殿廡之事是其職也其率諸生講求討論之有所據依無瀆無廢臺澎學政姚瑩說

謹按 大淸通禮太學月朔釋菜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啟門率廟戶潔掃內外展幄拂拭神案每案陳菜棗栗各一豆鱸一鐙二設案於殿內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東西廡設案各陳香盤三尊一每位爵一質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行三跪禮祭酒詣先師位前三上香獻爵次詣四配位如之分獻官二人詣十二哲位前二人詣兩廡先賢先儒位前如之復位行三跪九叩禮聖日上香典簿拂案然鐙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惟設洗於階東不設豆及尊爵司業詣先師位前三

上香四配位同助教二人分詣十二哲學正二人分詣兩廡上香儀俱同釋菜其直省月朔釋菜望日上香教諭訓導行禮與太學同此定制也今直省府州縣學多失此禮而省自督撫以下郡自道府以下州縣自知州知縣以下文武官咸同行三跪九叩禮餘皆無之非制也附識于此

通鑑胡注曰古者鬼神宗廟之祭燭蕭含馨香而已至於灌獻尚鬱食品用椒蘭漢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襲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宋范曄作香

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以上胡氏說見後晉紀天福五年注更記於此以爲余前說之證

宗譜辨誤

道光丁酉桐城麻溪姚氏五修宗譜十八世元之自京師寄世系一冊于宗人曰吾族郡曰吳興而吾祖實遷自浙江嘗徵諸厯朝傳表矣梁律東將軍諱宣業封吳興郡公其先世居吳興而世系可紀則自征東始此姚氏之爲吳興郡也又舊譜云唐梁國公諡文獻諱崇彥傳一十八世

有仕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居焉考梁國傳云陝州人爲梁
征東四世孫陝州之族亦出於吳興第未識遷陝歲耳是
吾祖爲梁國之後矣又考梁國公八世孫諱餘慶官蘆州
觀察使判官遂家焉人稱北姚又遞傳十世爲宋高宗敷
文閣學士諱鎬扈駕南渡封沂國公遂家會稽所居曰姚
家大府今人稱姚家坎不知何時去府加土旁爲坎沂國
生一子諱範封汝南郡開國公汝南當紹定二年入相吾
祖之遷當恭帝德佑相距僅四十餘年則仕安慶者自爲
汝南之子矣但汝南子三桐之族爲伯氏後歟爲仲氏季
氏後歟未可知也遷桐二世祖嘗回籍修家乘舊譜因之
自無差悞惜遭兵燹浙之後裔雖有續修於其遷出者概
不之詳無由考而自汝南上溯梁國爲十八世又上溯梁

征東爲二十二世則有可考者爰據歷朝傳表編其世系
寄存族中備考十七世煥取載譜末廣見聞十七世景衡
貽書非之其言既甚詳矣十八世瑩曰伯昂世系考往在
京師嘗見之未及檢訂今以庚甫叔之言考諸史傳伯昂
有四誤焉伯昂云梁征東將軍諱宣業封吳興郡公其先
世居吳興此語蓋本唐表而以姚氏爲吳興郡始自征東
者非也吳興之姚實始三國吳時太常卿信之父名敷者
蓋自虞舜生於姚墟因以爲姓在春秋爲田氏王莽時田
豐子恢避莽過江居吳郡改姓爲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
居吳興武康表言甚明今不託始於敷而以征東爲始何
耶吳興之姚自太常信後六世郢爲宋員外散騎常侍五
城侯七世菩提爲梁高平令八世僧垣仕隋開府儀同三

司北絳郡公二子察最察爲隋太子舍人襲公子思廉仕唐爲左散騎常侍修文館學士豐城縣男思廉孫瑋仕武后爲相次子班戶部尚書班孫齊梧左金吾大將軍最爲蜀王友最子思聰左庶子七世孫發右領軍衛將軍發子南仲右僕射見於表者察最以下凡九世表又云陝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東將軍吳興郡公宣業生安仁隋汾州刺史安仁子祥隋懷州長史檢校函谷都督祥子懿嵩州都督懿三子長元景潭州刺史次元之相武后中宗睿宗元宗三元素宗正少卿表載元景以下一世元之以下六世元素以下四世唐詩人祕書監合蓋元素後也細檢唐書列傳不但元之雖出武康實爲陝郡姚氏卽陳亡後察遷京兆爲萬年人亦非復吳興人矣其猶稱吳興者

始祖復姓所居也蓋武康之察硤石之崇皆得同稱而尤以武康未遷者爲的今伯昂託始征東則惟崇之一族得稱吳興將以察之一族實居自吳興者何稱乎其誤一也察與崇二族皆自南而北遷其自敷以下本族固猶在武康也太常信後八世未必皆獨子意居吳興之姚不知凡幾固不得以察與崇二族盡之第不知梁時高平令菩提與征東將軍宣業是否尙爲一族抑已分族耳蓋由吳興之姚自梁至唐惟萬年硤石二族最著而本族不遷者絕少聞人故湮沒不彰然不得以遷族之故而反忘其本族也支派旣繁或以仕地遷居或以亂離蕩析皆事所必有故漢以來姚姓自敷始復則天下之姚皆爲敷後皆得被以吳興之稱其不可稱吳興者獨南安姚弋仲後耳晉書

載記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
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則西
羌之姚本亦舜裔及弋仲後歷苻興泓帝於中原支族皆
在長安故關中之姚甚眾皆弋仲後也六朝時關中之姚
頗盛於吳興然南北不相混也自察與崇二族由武康北
遷而爲萬年硤石嗣是南姚北姚不可復辨矣徧檢正史
自唐以後舊五代史唐書列傳有姚洪爲梁小校率兵干
人戍閬州本傳未言何處人歐書同又晉書列傳有姚顗
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
父京國子祭酒顗仕唐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晉爲戶部
尚書卒贈左僕射歐史晉書傳云顗京兆長安人以萬年
爲長安此歐史誤也蔡後以此爲最著宋史列傳姚弋仲

平州盧龍人初仕契丹歸宋爲號州刺史改慶州兼制置使在郡十數年西夏不敢犯塞號姚大蟲子承贊爲供奉官閣門祇候使承鑒至殿中丞又姚坦傳曹州濟陰人益主府靖善知鄆光二州又姚仲孫傳本爲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曄進士第一著作佐郎仲孫仕至陝西都轉運使權三司使事出知蔡州又姚渙傳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澈者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弟進士知峽涪二州又姚兕傳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未言何官兕爲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與弟麟有威名關中號二姚麟仕至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兕次子古河東制置使又姚佑傳云湖州長興人元豐末進士

仕至延安殿學士工部尙書知太原府卒贈特進謚文僖
又姚希得傳潼川人景定十六年進士度宗時參知政事
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
保又姚鉉傳云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京東轉
運使終鄆州團練使子嗣復永城主簿又姚興傳相州人
湖南兵馬副都監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戰數十合援
兵不至死謚忠毅又姚宗明傳河中永樂人四世廬墓慶
厯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詔復其家後又三世
孝睦不替三百餘年無異辭以上姚氏皆有傳見於五代
史及宋史者也中惟萬年之顛可知爲察後長安之渙可
知爲弋仲後耳湖州在宋時仍爲吳興郡長興武康皆其
統縣則長興之文僖乃眞吳興本族也由武康而入長興

不知何代然宋以前湖州無長興縣或卽析武康地爲之
耶若盧龍若曹南若商水若普州若五原若潼川若合肥
若相州若永樂皆姚之望族其爲吳興後耶南安後耶皆
不可得而定矣吾族本自餘姚遷桐宋明以前餘姚未有
聞人則竟已耳必求一聞人而依託之此狄武襄之所不
肯也吾五世祖雲南參政始爲譜錄十一世祖職方修之
皆云遷桐以上始祖無考慎之至也乾隆間十五世賴州
太守三修族譜乃有梁國公後十八世遷桐之言未知所
本惜抱中丞二公去之仍從其舊以闕疑此百世不易之
論也而伯昂復沿賴州說以桐城附梁國公後其誤二也
伯昂敘遷桐以前世系自征東將軍宣業至十一世南昌
主簿圭猶有唐宰相世系表可據惟以大理司直蘊爲忤

有異其十二世冀州觀察判官餘慶十三世承事郎仁安
十四世瑀不仕十五世永安尉延十六世彥威十七世文
元皆不仕十八世贈戶部尚書禕十九世贈禮部尚書秋
鴻二十世贈兵部尚書棗二十一世敷文閣學士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贈崇政殿大學士沂國公鎬二十二世樞
密直學士兵部尚書紹定二年入相金紫光祿大夫勳上
柱國汝南郡開國公諡安惠範言之厯厯以瑩考之實不
足據天下之人眾矣非功德才望有聞於世正史不爲立
傳至若宰相則人臣之極位關國家治亂賢不肖皆爲之
傳以昭法戒或其人無足傳至若除授必書於本紀及表
此漢以來史法也考伯昂所敘自餘慶至秋鴻皆名位卑
或不什史無其名猶云可也如敘鎬爲同知樞密院事則

宰輔矣又云範爲紹定二年入相此二人不惟宋史無傳
卽宰輔表亦無其名本紀亦無除授二人爲相之事鎬同
知樞密院事雖未言何年至紹定二年則史彌遠獨相是
時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紹同
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表與紀傳載之甚明
豈可誣耶由此言之所云同知樞密之鎬紹定二年入相
之範實乃子虛烏有不知伯昂所據何書大約浙中私譜
之言伯昂不能援正史以糾其妄乃反援之以紊吾宗且
云吾祖爲汝南之子豈知宋世固未嘗有人相紹定封汝
南郡公其人者哉此不知浙譜妄譌而輕信之其誤三也
瑩初不知浙譜誤自何人伯昂系云鎬隨駕南遷遂家會
稽豈卽會稽妙氏之譜耶按宋史地理志云紹興府會稽

郡縣入會稽山陰嵯諸暨餘姚上虞蕭山新昌是會稽爲
郡雖同而縣則會稽自會稽餘姚自餘姚也吾族上世自
餘姚遷桐雖餘姚未有聞人然地則必不可以相混卽以
桐城言之吾族自爲麻溪其別乎麻溪者尙有會宮之姚
瓦岡之姚白荅洲之姚香舖之姚凡有五族其四不知所
自來而未嘗混通夫一縣之中且別族有五至今各不相
通乃取會稽與餘姚二縣而一之其可乎哉此其誤四也
嗟呼人莫不有祖誣之不可無其事而爲說猶之夫誣之
也伯昂自云徧考傳表何以有此失良由惑於贛州舊譜
一言又不知會稽族譜之無據輒喜而依附之耳烏知正
史具在考之固未詳乎此瑩所不得辯者也

李潮八分小篆說

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盛稱其書法吾衍學古篇謂潮
卽陽冰之名陽冰其字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溫引木華海
賦陽冰不治陰火潛然爲陽冰名潮之證而趙德明金石
錄譏之云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叔寶應元年已爲當塗
宰甚短潮書以爲別是一人且云潮書初不見重于當時
獨杜詩盛稱之瑩按陽冰與潮是否一人雖未可定若謂
年不相接則非也韓昌黎蝌蚪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
厯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
擇木善八分據此則擇木與陽冰同以書稱于大厯之世
矣又何疑于寶應乎肅宗寶應元年壬寅建巳月改元復
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是月代宗卽位明年癸卯
改元廣德乙巳年改元永泰次年丙午改元大厯五年庚

戊子美卒于耒陽此歌居夔州時作蓋大厯元二三年間也太厯元年上距寶應改元僅五年耳年旣相接安見陽冰非潮耶昌黎謂韓擇木與陽冰併以書名于大厯之世正與村詩合足見歌中盛稱書法之潮卽陽冰也若謂李潮外別有陽冰其人則子美當與韓蔡併舉而以潮配成四人何得遺之但云奄有二子成三人耶趙徒見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石刻書法不洽其意遂斷潮與陽冰兩人安知此碑石刻非他人贗作潮書耶且書法工拙何定之有右軍手寫蘭亭多本皆不如初陽冰豈無敗筆後人賞鑒不同安見趙所云拙他人不以爲工乃不援子美所稱以定石刻之贗書反疑子美盛稱之過實至謂吾子行矯亂後學斥爲妄人子行妄否吾不知若杜韓二

公則非妄稱許者趙自堅好博古輕信石刻耳近世士大夫好新尚異自矜博古凡土中掘起斷碑殘碣皆爲至寶反以歷世傳習者爲非果於立言皆此類也可勝歎哉

與方植之論陶淵明爲桓公後說

近刻援鵷堂筆記刊誤伏讀一過討論益見精宏所論許魯齋劉靜修一條最善足徵孫退谷之誤筆記當日載此蓋亦疑之足下詳考時地魯齋爲金人當歟於仕元並非爲宋靜修本元人所爲渡江賦客賈似道之構讐自張本朝毫無所歉此說足定千秋公論惟以陶淵明非桓公後仍取閻左汾說鄙見竊未敢云爾謹以質諸左右晉書陶侃傳有子十七人見舊史者洪瞻夏綺旗斌稱範岱洪早卒瞻爲蘇峻所害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斌稱

各擁兵相圖夏殺斌庾亮表請黜夏而夏已病卒詔復以
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
昌侯筆記論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淵明之祖茂當是名
不見於舊史者也然淵明爲侃曾孫則夏瞻者乃其從祖
也夏早卒瞻未襲其襲侃爵者乃宏也華記刊誤作綽之非則係淵
明之再從父非族祖也再從父於禮爲小功乃云昭穆既
遠已同路人可乎瑩尋筆記此言以詩序與本傳不合而
疑之未嘗謂淵明非侃後也足下反覆於近時何義門全
謝山錢竹汀諸家說特取問左汾斷以淵明必非出於桓
公侃極論休文昭明之謬左汾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
以祖與考係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道侃爲淵明曾祖其
實不然又贈長沙公序於余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

馬大字當爲右卽漢高祖功臣陶舍也刊誤云閻氏此說
卓絕千古但於余爲族四字終不辭改大爲右亦不確嘗
詳思之晉世已重譜牒之學相尙以郡望此大司馬必是
陶譜始祖相沿之望淵明因而稱之而此所贈長沙公於
次適爲祖行耳又云所以稱族祖正見其不同出故稱族
又云此所贈之人若是綽之則與淵明同爲桓公會孫是
昆弟也不但不得稱祖亦並不得稱族稱族者遠辭也天
下豈有共曾祖之親未出五服而稱族者乎更作十二說
以明之可謂詳矣瑩按爾雅釋親父之從祖兄弟爲族父
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儀禮喪服傳總麻三月者族曾
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注云族曾祖父者曾
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據此言之五服內

正當稱族族祖父與祖同爲高祖之孫鄭注甚明先儒說
尙書上自高祖下至元孫是爲九族不但漢晉卽唐以下
皆如此故唐律開元禮宋政和禮司馬書儀朱子家禮明
集禮會典今律文服制皆同儀禮以高祖之孫爲族祖總
麻三月今淵明以長沙公爲族祖其同高祖實無疑義且
云同出大司馬此云同出似非卽高祖當自高祖而上然
豈得舍桓公外別求其人乎閻氏好爲異說不以淵明爲
侃後而苦於族祖之稱有礙已說乃析族祖二字不作連
讀又嫌陶氏桓公外無大司馬遂改大爲右其言謬矣足
下知其不辭不確猶取淵明非桓公後一語非瑩所敢安
也至以大司馬爲陶譜之望別有其人則更當細考之矣
大司馬位高權重非尋常散秩也其除罷史必特書決無

漏載始設自漢孝武後元二年以霍光爲大司馬前漢書
公卿表霍光以下張安世霍禹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
嘉王鳳王音王根王莽師丹傅喜丁明韋賞董賢復終王
莽凡十八人年月相接後漢書無百官表而帝紀自更始
元年光武爲大司馬建武元年以吳漢爲之二十年漢李
劉隆以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二十九年改大司馬爲太
尉自是無大司馬至少帝中平六年董卓廢立以劉虞爲
大司馬獻帝建安元年以張楊爲大司馬十三年罷三公
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其載帝紀者如此五人而已三國爲
大司馬者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曹仁明帝太和二年曹休
四年曹真青龍元年公孫淵凡四人蜀志惟蔣琬一人吳
志孫權時呂範朱然全琮孫亮時呂岱滕允孫皓時丁奉

陸抗凡七人及至晉世武帝咸熙二年石苞七年義陽王
望咸甯二年陳騫太康三年齊王攸十年汝南王亮惠帝
永甯元年齊王問懷帝永嘉五年王浚六年南陽王保成
帝咸和元年王導哀帝興甯元年桓溫安帝元興六年項
瑯王德文終晉世爲大司馬者僅十一人陶侃生時官止
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諸軍事荆
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將進大司馬策命未加而歿乃
追贈之見本傳成帝詔中漢晉以來爲大司馬者具此矣
曷嘗別有陶氏其人者乎然則序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
何也曰此淵明有感之言也桓公子十七人惟襲封者居
長沙餘或歸鄱陽祖籍或居潯陽遷籍或隨仕宦所在皆
不可知矣淵明居潯陽柴桑正桓公故里而長沙公則以

襲爵世居長沙雖一本而異籍桓公歿在成帝咸和九年更三十二年而後淵明生在哀帝興甯三年此序作於何時不可知大約非先生少壯之作上下六七十年亂離多故彼此不通問者情事之常豈非已同路人乎同之云者正爲其不當同故慨乎言之也至於昭穆之次則此所贈長沙公爲先生族祖等身而上是爲三代上溯高祖則五代矣謂之旣遠不亦可乎然則此長沙公何人耶曰是不可定也然按桓公傳庾亮以瞻息宏襲爵當在咸康元年後亮督荆江七州時事距桓公卒裁數年宏仕至光祿勳卒計時多不過三十餘年淵明甫生耳宏卒子緯之嗣緯之卒子延壽嗣淵明所贈之人以爲宏耶則年不相接若是延壽爲淵明族祖則襲爵之宏是爲高祖其支派當在

長沙無緣還居潯陽然則謂綽之者近是也以綽之爲族
祖則高祖乃晚也瞻子未必止宏一人襲爵之宏必居其
長昆弟不得立者未必偕往長沙或居潯陽蓋故里也數
傳至淵明上溯桓公已及六世以此推之不惟於昭穆旣
遠之言合且於同出大司馬之言亦合矣晉宋二書以侃
爲淵明曾祖則當直斷其誤無事附和之可也至淵明命
子詩淵自陶唐受姓次及愍侯舍次丞相青更次長沙侃
終及武昌守茂至於其考世系分明如此皆本支也故首
章云悠悠我祖中如愍侯丞相長沙以次及之何必人人
系以祖稱耶末云肅矣我祖則此乃祖與父之祖非遠祖
矣若長沙非其本支而別有陶姓大司馬其人者是其所
出淵明何得舍之而別取他人之祖以紊其宗乎且必有

祖字而後信爲本支則愍侯丞相無祖稱又作何解冒榮他族此後世狄武襄所不爲而謂淵明爲之乎詩題命子歷序其先欲使繩其祖武云爾豈有以他人之祖與己列祖雜陳之以命其子者哉淵明命子及贈長沙公序義本分明乃以本傳曾祖二字之誤至使淵明不得爲桓公後母乃過勞瑩渡海攜書甚少惟十三經二十四史在可以披尋謹論之如此願更審正之

臺灣地震說 己亥五月

臺灣在太海中波濤日夕鼓盪地氣不靜陰陽偶愆則地震焉蓋積氣之所宜洩也或災或否臺人習見初不之異道光十八年臺邑十月雨後至於十九年三月不雨他處縣或微雨四月邵城始雨未甚五月三日丁酉乃大雨連

日閒有晴霽諸廳邑同時大雨山溪漲發十三日丁未始
霽十七日辰刻郡城地微震是夜丑刻再震不爲災惟嘉
義縣同時地大震官舍民屋多傾圯斃者百餘人余旣行
府縣查勘撫卹矣有言者云據府志地震主姦民爲亂余
戒之曰臺地常動非關治亂爲有司者惟當因災而懼修
省政事耳若必以爲亂徵非也臺人好爲浮言以亂人心
今甫平靖而爲此言倡之可乎旣戒言者退檢府縣志自
康熙二十二年至嘉慶九年凡書地震者九惟康熙五十
九年地震六十年有朱一貴之亂雍正八年地震九年有
彰化大甲社番爲亂餘七次皆無事足見非亂徵矣乃備
紀之於左以縣志書成稍後且鄭六亭所修故主之而附
府志於下方

臺灣縣志康熙二十二年

王師平臺

二十五年四月甲辰地震

註云臺地時震不害大震則書

府志夏四月

二十日辰時地大震是時無事

五十年九月丁酉地震

府志秋九月十一日戌時地震

是時無事

五十四年九月大風地震

府志同是時無事

五十九年十月甲午朔地大震十二月庚子又震十餘日

房屋傾倒居民多壓死 府志十月朔地大震十二月

八日又震房屋傾倒壓死居民凡震十餘日

六十年四月南路賊翁飛虎作亂五月府治陷賊推朱一

貴爲首六月伏誅

雍正八年七月丙午地震

府志八月十日地震

九年十二月彰化大甲番林武力爲亂十年三月鳳山吳

福生亂四月伏誅六月揅林武力正法

乾隆十七年六月庚戌地震 府志六月地震不爲災自府

乾隆二十三年後無志是時無事

三十九年三月己巳地大震是時無事

五十七年六月丁亥地大震是時無事

六十年七月戊子地大震己丑復大震是時無事以上臺灣府縣志所載地大震者九地震次年有亂民者二事而已其無事者且七姦民每藉祥異搖惑人心以爲作亂之隙豈可不考而妄言之乎地方時有祥異爲有司者但當修省政事撫卹災民至於臺民好亂則無時不當思患預防豈待地震而後爲之哉臺民之亂十數其先一年地震

見府縣志者僅二事餘皆未言地震或言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張丙方亂賊登壇拜旗地亦震蓋地祇惡之也余非諱災者懼好事之徒撫不經之言轉相傳播敗壞人心特詳考而論之以祛其惑或曰如于言臺地之震爲海濤鼓盪陰陽偶愆說有本乎曰莊子有言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動夫中國土厚水深陰陽相薄地且時動况臺灣在大海中波濤朝夕鼓盪其動不亦宜乎或曰若然則人事無闕矣又何修省之有曰曷爲其無關也人者二氣所生其於天地猶子於父母父母有疾孝子爲之不甯天地變常君子觀之知懼地者陰道民之象也地以載物爲能苟失其能物莫之載况於民乎地氣鬱而不宣外氣薄之乃震懼吾民疾苦屈而不伸怨氣所積是有災沴不可不

深省也今震在嘉義郡城次之意者嘉民其有隱困乎此
見嘉民控懇丁役者多屢飭邑令懲究之而令或未能民
氣不伸怨必積矣苟伸吾民惟亟去其丁役之害民者臺
鎮大兵已撤姦人尚有冒爲營弁恐索株連必獲治之臺
邑亦有蠹役甫飭革之抑其次焉至於命盜案犯現爲民
所控懇府中提訊頗有枉者是皆不可不省也今檄各屬
悉心清釐毋更怙過余與鎮軍郡守亦各思其咎益修政
事以伸民氣而定民志庶可寧過而安此土也乎旣辯言
者之惑更申論之以警吾儕

論趙恭毅覆奏宋學士參款事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內閣學士宋大業奉

御書至

南嶽復

命奏參偏沅巡撫趙申喬不敬之款八溺

職之款六趙公遵

旨回奏得無罪宋之傾陷與公

之孤危天下咸知之矣顧余竊怪立身如公何以尙有餽
宋七千金事也公疏云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宋大業祭告
南嶽齋

御書匾額一到長沙虛張聲勢多方恐嚇

於臣長沙知府姜立廣從中傳說逼索多金始容懸挂臣
敬畏天使許以三千兩不允加至七千兩令姜立廣向布
政使暫借庫銀卽令姜立廣送七千兩隨禮七百兩幕賓
劉某張某各索銀一百兩共七千九百兩嗟呼權貴之陵
人也雖公亦不能無懾耶此銀暫借庫項未言作何歸補
疏後云宋大業本年再至欲援舊例但至今日派不可派
捐無可捐僅令各官共送銀一千兩隨禮一百兩大拂其
意遂欲置臣于死則前此之項其爲各官派捐可知也疏

又言姜某所領司庫銀五千兩建造

御書樓議捐

四十二年俸工補項是年冬勦撫紅苗大師雲集一應鑼鍋帳房運送米豆夫船供應犒賞諸費皆借帑應用而四十三四兩年俸工已捐修嶽廟其庫項不可虛懸署布政使張仕可詳稱各州縣願將加一火耗之內加捐五分清補軍需督臣暨臣批准至四十四年因修道路橋梁雇備江南船隻借動庫銀又以四十五年俸工捐補考四十三年公題估修南嶽廟疏稱相度料估需銀三萬九千三百六兩自知縣以上各官捐俸修葺及後修御書樓有捐軍需有捐道路橋梁船隻有捐四年之中無歲不捐俸工不足加以火耗此皆取諸司府州縣者而復有派送宋學士前後九千餘金之事是時公方嚴裁州縣私派重征參劾

之章數十上而此等派捐之事顧頻爲不已欲使屬官無
怨其可得乎再考四十三年八月姜立廣以隱匿甯鄉縣
虧空爲公題參蓋在饋送宋學士之後夫不參姜之爲宋
索賄而參其隱匿虧空豈公亦投鼠忌器耶嗟乎趙公身
爲巡撫以清節上蒙知遇而事勢所迫猶不能無派累屬
官以餽權貴之事則府州縣以下其爲人所威怵者更不
知凡幾巡撫派之屬官屬官將派之何人乎稍知自愛者
皆不肯賡削民膏欲其併虧空而無之不可得矣先是四
十三年有奏請給各官養廉禁征火耗者 上命各
省督撫議公言各官賢愚不等現許征收一分尙恐浮收
一分之外今再給銀誠恐利慾薰心巧借傾銷起解名色
藉收火耗是既有損于國仍無益于民 上納公言

至雍正中乃定歸火耗于上而給養廉于官其後官解錢糧傾銷火耗無出仍不能不私取于民公言誠有驗矣而因事派捐俸工養廉猶不足一切辦公無不責之州縣所在以虧空參劾者後先相望以至于今也悲夫

讀葬書雜說

黃梨州有言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槨其慘不異于焚如何如安于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此蓋爲惑于風水改葬其親者言也然所以不異焚如未詳其故世或疑之昔亡兄欲遷葬王父母塋在海外寓書言以亡者入土骨肉爲無氣乎則休咎不當通于子孫而地師之書可盡焚也以骨肉爲有氣乎則葬已十數年骨肉之氣與水土之氣已合骨氣入地地氣入骨亦已久

矣從而遷之是斷其骨肉之氣也此與折骸何以異乎且
骨內之地氣不可復除而地內之骨氣不可復合更入以
新地水土之氣糅雜混淆無從判析欲求無凶其可得乎
卽不論吉凶而分斷先人骨肉之氣仁人孝子于心安乎
吾見世人遷葬而禍不旋踵以至絕嗣者眾矣執一人之
見自謂致孝于親而不深思其毒惡在其爲仁孝乎亡兄
見書遲疑遂不果遷塋是時未見梨洲讀葬書問對亦有
此言復感傷亡兄之意爰記于此兄而有知其或以爲然
乎

徐健庵作族葬考謂古者葬不擇地舉周禮墓大夫凡邦
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亦如冢人以昭穆定位次
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

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無所容其擇也
獨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則有吉凶棄取然非後世
人卜一坵之謂因厯詆漢以來堪輿葬書流毒天下以致
爲人子孫者怵于禍福延葬師求吉壤選年月擇之大詳
于是祖父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累世不葬者深取司
馬溫公爲諫官奏禁天下葬書及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
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疑眾之辟又疑程子五患當避及
朱子形勢拱揖環抱之說謂一邑一鄉求形勢拱揖五患
永絕者不可多得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得千百億之美
地以爲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
不講余謂徐氏論葬不必如地師堪輿之說則是謂族葬
不可人卜一坵者非也北方土厚水深平原寬廣易爲族

葬南方卑溼非山嶺則江湖其寬廣平原則田園耕種矣
安得盡人有可容一族之地以葬死者乎閒有力好善者
廣置義冢必其無子孫或子孫赤貧乃肯葬之否則不肯
葬矣是不能不人卜一坵者勢使然也但生齒日繁不得
人人皆葬吉地更無世世皆得吉地之理地師之說不必
盡無而不可太拘聽有德者自能得之其中有天道焉雖
仁人孝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不能强天以從人譬之人子
養祭其親無不願三牲五鼎之奉而爵位貴賤有等不可
以五鼎者爲孝三鼎者卽爲非孝備甘旨者爲孝啜菽飲
水卽爲不孝也則又烏可以得地者爲孝不得地者卽爲
非孝乎久停不葬是乃真不孝耳問吉凶于地師猶之周
禮卜其宅兆之意地師之說未必人人皆精蓍蔡之靈未

必事事皆驗然問之卜筮其中尙存天道問之地師則全
以人爲與其誤惑于人何如聽命天數之爲得哉善乎蔡
文勤之爲喪葬解惑也蔡以閩人且篤信程朱之說者其
言曰風水之說何嘗不是乃惑之而不修人事專恃吉地
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之三年而不葬者停柩不孝也世
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

朱子于紹興十三年三月喪父韋齋先生明年葬于建甯
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奉韋齋先生之遺命也是時朱
子年十四歲乾道五年九月喪母祝孺人明年正月葬于
建甯縣後山天湖之陽朱子年四十二歲矣世之好毀朱
子者以爲惑于風水不使二親合葬痛加詆訕友人方植
之爲朱子申辯謂周以前本無合葬之事周公制禮後始

行合葬朱子不合葬蓋遵唐虞夏商之制且謂體魄無知非如生前夫婦當謹男女之別而以合葬者爲不必爾余曰三代之禮至成周而大備品節極繁或降或隆不免文過乎質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又曰後進于禮樂君子也然孔子旣曰吾從周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說不同何也吾從周者遵王之制爲下不倍之道也吾從先進者繼周損益斟酌百王之事也不曰先王後王而曰先進後進有所嫌耳然此皆指繁文縟節之事其大者重者豈得有所變革哉夫喪葬祭祀大事亦重事也禮始于謹夫婦共牢而食合巹而飲夫婦之始也合葬于墓共尸同几而祭夫婦之終也爲子孫者烏得以父母已死遂謂體魄無知絕其夫婦之道哉合葬之文見于檀弓稱孔子合葬父

曰于防又稱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詩經亦云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然則此禮制自周公孔子從之三代
而下言禮者本諸周公折衷孔子不易之理也奈何以朱
子之不合葬遂謂合葬爲不必爾耶既有中古聖人之制
作則上古之事必不可反今使喪親者舍其衣衾棺槨而
委之壑中以從上古可乎既有合葬之禮則不合葬者爲
變禮矣譬之孔子葬伯魚有棺無槨後人緣此雖不資者
亦皆無槨然安能并棺而去之乎孔子合葬于防既可信
何又于孔子善魯人合祔之言而疑之乎朱子不合葬自
有其不得已之故但詳考而申明之可也若必以合葬爲
不必然則未免理曲而辭費矣

東溟文後集卷之一 終

東溟文後集卷之二

桐城姚瑩石甫著

樂儀書院始由監掣課士狀乙未三月

憲臺念樂儀書院無官課且去鈴閣遠不能時與諸生講求委職每月親臨書院作課伏惟大君子精心教育欲以宏獎士流推宣明德敢不奉揚大化卽明示諸生於三月初二日至院局門開課酌示規條諸生頗爲踴躍惟黜名後有前日甄別未錄面求考課者剴切諭之未能遂已伏思文章一日短長本難遽定優劣積習相延本人或事故未到以名借人應考又不及覆試恐錄取外尙有可造之材擬酌加推廣以前次投考未取生員由職示期在本衙門闕防考試擇其文理清通者酌取二十名爲增廣隨課

附隨課生員後一體作課所有課飯及鄉試盤費不敢更請司款即由職捐庫辦理三次五次優取生員上舍名目已停如實有出類拔萃之才仍與諸生一例似鼓舞振興尙有未盡擬俟官課三次後察有品行端醇經學優長詩文精粹者於膏伙外比附課例加給膏伙一分亦由職捐給不作開銷仰副憲臺樂育英才之至意抑更有請者書院之設雖業在課文而講求道義敦崇實學尤爲教士之本爾來風俗積靡競末亡本土子但知重科名而於修己治人之道經史子集之書未能知所從事書院課文但圖膏伙則是養而無教利祿所以陷溺人心也樂儀書院山長年來未能仕院雖有馬鄭之學韓柳之文諸生親炙無由終鮮教益竊以臯比不可久虛師道必須嚴立應請現

訂山長早日蒞臨長住課文之外講求先賢遺規切於人倫之用俾諸生有所觀摩培成令器或於國家教士儲才不無裨益也

儀河情形亟要先事籌濬議 乙未九月

儀徵縣運鹽河向有內外二道外運河自由關出江至貓兒頸達掘鹽洲內運河自江都之三汊河東北受淮水由石人頭入境經朴樹灣梁家灣五帶子溝又北受本境山水過新城達東門至天池商垣越攔湖闌南與外運河匯此爲屯船入運之河道而民間百貨亦賴此二河運載上下數十里民田藉資灌溉通商利民至便亦最要也數十年來二河皆有更易內河自三汊河之挑壩廢淮水直入瓜州入儀之分流小弱新城以下日形淺澀天池久已淤

墊惟賴江湖自舊港南口漾入新城接濟故屯船至此改由臥虎關南轉出舊港以達捆鹽洲商鹽垣捆改爲洲捆蓋由於此外河由沙漫洲外突漲盛灘江溜南趨內添沙埂一道土名迴龍洲壅塞江流大船不能停泊改於老河影受載子鹽舩船亦改由泗源溝駁運出江此內外二河運道更易之原委也河道屢易而愈淺非但鹽艘不便而民間百貨阻運圩田引灌無資尤共苦之嘉慶十六年二十年士民屢呈請大濬二河挑截盛灘且有民人張益安等赴都察院呈控先經前廳於盛灘上穿挑引河旋即淤墊議者以爲苟簡當更大濬前憲三次委員勘估皆以爲當興大工濬治俾江淮合流以刷淤通運道光二年奏借江甯江蘇安徽三藩庫及運庫銀三十萬兩內河自石人

頭至响水閘分工十五段委文武三十一員承挑外河自
沙漫洲盛灘至貓兒頭工分十二段委文武十三員承挑
是年十一月興工次年三月工竣土方銀用至三十七萬
兩然不數年復形淤淺今內河惟春夏水盛時屯船尚可
由新城出臥虎閘到洲一屆秋冬水落梁家灣以西卽淺
阻不通屯船皆由瓜洲轉江入貓兒頭口至洲解捆外河
亦惟春夏水盛沙漫洲內水可通舟下注運河屯駁船出
入尙便及秋冬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以上節節斷
流來源已竭獨賴汨源一溝引受江水橫流有限下段河
道亦多淺澀而貓兒頭口門江潮出入停淤而船至此不
能徑達鹽洲不得已移捆場於安莊商費旣多而隆冬嚴
寒夫工往來跋涉六十餘里苦不勝言團圍之間百貨絕

迹矣職上年秋閒到任目擊情形逆計十月以後不惟屯船不能到洲且江水小落異常貓兒頸口門外必更淤淺恐屯船不能入口則移捆安莊亦復無用稟蒙憲臺准將該處口門及河中淺處酌量開撈迨後江水果小而屯船得以徑到鹽洲幸無誤捆然此不過爲屯船到洲之計未及全河大局也及十月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頭以上斷流竊以運河下段之水無源僅恃泗源一溝進水甚形淺弱雖有貓兒頸江湖進至究係客水不能存住且源弱則下流無力潮汐更易停淤意欲疏通上流當經督同署批驗大使張梓林帶同弓丈暨繩親往探量自洲頭起至沙漫洲口止長約八百餘丈工費頗多其口門外盛灘阻塞似當挑截以引江流而訪問土人稽查案卷則前此

挑辦不過數年旋復淤漲大工不能屢興設法當期久遠
是以未敢遽聞今年春夏雨澤稀少江流愈小沙漫洲渚
至六月後方能通舟現探水勢不過三四五尺不等一經
霜降水落更易涸枯不但民間貨船不通且下段運河無
源之水本不足恃更恐潮汐停淤並去年所撈之貓兒頸
口門復將淺阻若非未雨綢繆所關非細風聞外間士民
亦多懷慮議論紛紛有求大挑內外兩河者有求挑截盛
灘者有欲挑復天池舊制及三汊河挑壩者有欲於沙漫
洲下北新洲江邊別開新河者斟酌輿情考鑑前車竊見
淮水分濟到能力弱僅可取其濟運斷難望刷江潮洲捆
久已相安天池通塞無關利害所有請復三汊河挑壩及
重濬天池之說應毋庸議內河工程但需將梁家灣以下

淤淺地段擇要興挑即可濟用然由瓜洲入貓兒頸猶有轉江之路則目下情形尙可稍緩惟外河運道若再梗塞則束手堪虞是此時不得不暫置內河先治外河最急之工矣急工莫如捆鹽洲以上暢引江流以大其源益寬泗源溝以充其腹加撈貓兒頸以通其委誠使上流通暢則江流順下不惟濟運並可刷淤特沙漫洲口有盛灘梗其外迴龍洲梗其內毋論工費浩大勢難舉行且甫落旋淤金錢可惜或者別開新河之說尙有可探查別開新河之說從前卽有民人呈請者其時方議興大工故置未用今大工已興而盛灘如故似未便再蹈前轍特新開引河必需相度江勢土性之宜如果上迎江溜近達鹽洲而經費不甚鉅民間無所窒礙自當俯順輿情容與儀徵縣王

署令延訪紳耆詳加履勘通盤籌畫請示遵循所有儀河
亟要不得不先事籌備情形謹先繪具通河大局全圖以
聞

上陶制府淮北溢課融銷南引議

丁酉四月廿二日

竊瑩前擬丁酉綱淮南引鹽提出二十萬引援從前淮北
融南成案融銷淮北溢額票鹽以票稅經費劃補淮南報
部正雜錢糧其不敷雜項於淮南贖引內加帶足數並請
淮北票鹽自丁酉綱起每引加帶雜項二三錢開摺面呈
蒙諭恐有望礙未許瑩再三籌度本年淮南商納丙申綱
奏銷課銀均已力盡計在岸在途及未請未運各綱殘鹽
不下兩綱有餘非兩三年不能完竣再加丁酉全綱引額
更鉅恐來年奏銷尙不止於本年之棘手且丙申綱許尉

東溟文後集

卷之二

五

二商退懸之引已費盡籌畫始得完公丁酉綱許尉二商引數既無商認而現運諸商自顧不暇其勢亦難再行加派卽食岸中如甯國一府引額九萬有奇來年七折行鹽尙形積滯安慶亦多懸引雖提融二十萬引未足濟事然較之辦運全綱究覺寬舒卽以融運引內稅銀抵退懸引之課其中亦爲有益必使商力稍紓楚鹽暢銷乃可再行加派上年淮北乙未奏銷案內溢請票鹽二十二萬餘引已奉奏明畱爲下綱造報本年應辦丙申票鹽前據海州分司言非發四十萬引照票不敷給販司中已照數印給合計淮北上年溢請之鹽七十餘萬除代銷淮南二十萬引尙存五十餘萬以之造報票鹽正額與應行帶殘及撥補江運不足外仍多十餘萬引畱爲下綱淮北之用名雖

融北實於溢請票稅內劃補並非又需加引行鹽似不致
有望礙如不請融撥而本年票鹽仍須請運四十餘萬引
不能減少至年底奏銷共存溢請四十餘萬引萬一部中
以淮北歷年俱有溢請令溢請票稅儘數報撥來年另行
照額請辦豈不益增課額况淮北加帶已庚殘鹽丁酉綱
即可帶竣此後只慮引少販多本年如蒙奏准融銷淮南
二十萬引將來或多或少或停皆可因時酌量合再稟陳
祈飭童運判商定以便敘詳請奏

再上陶制府北課融銷南引議

丁酉五月十二日

再奉鈞函以丁酉綱淮南融北一事據票鹽總辦謝令及
童分司復稱不便應毋庸議商課要在嚴催庫銀必須謹
守又諭此時治標之法嚴堵緝以催銷速疏銷以提課先

充庫貯再議通融始爲當務之急若欲另籌別法將使庫
貯漸縮旁觀謂俞劉二公苦積之功尋至漸少大滋口實
伏讀三四惶悚殊深旣承指示謹當恪遵辦理前月廿六
日已開丁酉新綱所擬本綱課則亦於本月初五日呈送
靜候核定飭發卽可刊行惟尋繹明諭深恐庫貯不充致
煩垂厯謹將本年三月初八日開徵起至五月初六日止
征收支解銀數開具清摺呈覽計前司存庫銀三百三萬
有奇瑩接徵兩月以來各商完納正雜課銀一百十五萬
八千八百五十兩內除領抵數外各商實完現銀七十六
萬九千一百餘兩他如各場折價耗羨規費淮北票鹽正
稅官運回課等款收銀三十七萬餘兩總共實收銀一百
十四萬三千一百五十餘兩連前存庫通共實收銀四百

十八萬有奇除報解京外甘肅諸處餉銀七十六萬三千八百餘兩外支各款銀三十萬四千四百餘兩實在現存庫銀三百一十一萬三千九百餘兩各商感荷憲仁亦尙急公瑩仍當不遺餘力嚴催完納一面移咨楚西鹽道並飭漢岸委員嚴提回課不敢鬆勁至積欠河餉今亦擇要先撥六萬一千七百餘兩委候補大使張梓林於十二日起解矣又承示以陸運司有請假回籍之說到任尙舊時日諭令悉心籌畫各務伏查陸運司甫自本籍入都無由請假大約於去冬在京已蒙 簡放四川遲至今年二月出都其中或有請假之事以此訛傳亦未可定然瑩深荷知遇惟有竭力認真辦理斷不敢因護理人員稍存觀望特素性耿直待人如己不免爲公事認真之故自取嫌

能所恃仁明素鑒不以自疑耳前聞各處蝗蝻頗有萌動
深切殷憂因奏銷在卽不敢稍涉張皇密札三分司查詢
各場情形尙未復到而興化周令通稟境內蝻孽已淨惟
東臺縣場鄰近蝗蝻頗多蠢動現在委員分赴三分司切
實查詢撲捕務期淨盡日來頗得透雨若仍能溥遍復有
西北風庶幾蝗可無虞矣

再有請者本年新網已開淮南卽當按商派運惟各商原
辦之引可派而無著之引加派殊難昔淮南盛時富商百
數率卯壬辰之際僅存四十餘家維時初改章程乍輕課
則眾情踴躍投請欣然及癸巳開網稍形疲退愈前司始
行派運之法各準上綱運數先派八成以應奏銷續派二
成以完綱額其時已有無著懸引加派通網者眾商勉強

應命閒或未遵及至甲午派數愈艱原派多欠運未清加派亦有名無實黠者巧於趨避猶可撐撐拙者勉力從公更形竭蹶伏思辛卯以來仰蒙奏請裁浮費輕課則准緩納減窩價所以恤商至矣而未能大裕者外苦於岸銷之積滯而內困於派運之日增也滯銷之病人皆知之派運之病客或有未知者卽如許宏遠一商初行二三萬引頗見從容及後累增至五六萬遂以不支求減不能卒至身亡業歇今淮南總商散商雖有九十餘旗實乃一人數旗止三十餘家耳旗數愈分資本愈薄且時去時來本盡則退通計商資不及千萬承運一百三十餘萬之引其勢固常岌岌矣黃包二商今日所稱最巨者也黃氏三旗附王顯泰一旗癸巳以來派運十七萬引邇來更形竭力包氏

七旗附十四旗時有損益名亦屢更蓋糾合眾資爲之癸巳甲午派運十八萬引實行亦未能足丙申派運二十一萬引實行僅十四萬其次如和福盛派運九萬餘引實行不過八萬汪福茂初派六萬引遞手加至九萬足矣趙德和派運五萬三千餘引支允祥派運六萬二千引陳祥盛派運四萬七千引姚臨泰鄒德興皆二萬餘引僅能自保此外各商派運萬引或數千引皆難以加增矣至於莊王興謙泰二旗初派五萬九千引實行止二萬七千後乃改派三萬本商已故老友何佳琛撫孤代辦竭力經營殊覺難支每見次言之淚下亦可憫矣總計通綱自癸巳以來每年派運未行已八九萬引今尉許二商罷歇新舊懸引無商認運者蓋二十餘萬此瑩所日夜深思不能安於寢

食者也商監一引用資本十三萬有奇全額運行需資本
一千六七百萬兩現在商資通計不及千萬其何能行夫
事勢將窮必當變計前者乙未綱引未開已蒙深鑒積引
之多商力之困切疏請命仰荷 聖恩俞允分帶不啻

吹朽肉枯商非木石豈不感戴宏仁丙申一綱踴躍輸將
不屬完善之局無如周許二商後先傾覆逋欠數十百萬
一時燕揚賀舖相戒不與商人交易銀路不通眾乃束手
望上年在部爲劉前司言宜乘此豐年出庫銀三十萬交
商買穀藉此轉輸使賀舖無所居奇其機可轉劉前司始
顯然之中惑人言謂庫貯不宜輕動事不果行眾商力絀
納課不前今歲正月見劉前司言深悔之而已無及延至
二月奏銷坐帳遂以身殉良可痛也望受事查庫貯現銀

猶三百三萬餘兩未嘗不充而事機竟悞則其故可思矣
方運司初亡人情洶洶訖言日聞眾商莫知所措勢將渙
散幸憲臺駐節淮揚接見眾商撫以溫霽眾心稍安然猶
以細課甚多懼倉猝不能奏報又蒙俯用瑩策給還應領
高價納六銷回銀不出庫以給還十六萬之名而坐收四
十萬之利又值楚西課銀回揚者二十餘萬經瑩曉以利
害眾商悉數投完三月初八日開徵至十五日凡收銀七
十餘萬奏銷遂足八分以上十六日申送冊揭不致悞期
此皆善權事變是以輿情悅服不假鞭扑公事迅完由此
觀之欲圖庫貯之充固有以予爲取失少得多者矣向使
應還者不還惟以誅求爲事則大局幾不可問今事已平
定局外之人或猶以不守庫貯爲議日睹前司覆轍不求

豈雖有良法而總董奉行不力乎抑地方公事殷繁尙有未及查辦之莊乎該令素稱勇於任事惟地輿旣廣匪類素多誠非朞月所能奏效所望督率本屬縣丞巡檢稽查總理董事必使已行團練者不敢懈怠未行團練者迅速遵行自能日有起色耳然本司道尙有過慮者則逆案之餘匪也夫爲政之道貴在相時因地揆勢度情臺地大患三端一爲盜賊二爲分類械鬥三爲謀逆此三者雖別實皆匪類所爲游手日多展轉聚處倡亂之姦民甫十數人附和卽可千百附和者初無定見匪類招之則爲盜賊官人招之則爲義勇惟利是視而已强者或剽掠錢財弱者或求一飽人多事鉅不免身受極刑果能處置有方此皆良民耳

國法莫重大辟道光六年分類械鬥之案十

二年張丙陳辦之案十四年許懃成之案十六年沈知之
案每次捕誅多者千人少亦百數其尋常刦盜歷年所誅
亦將盈千而盜賊之風未息則誅之不勝誅矣著名逆犯
固已八九就擒所患者一二遺孽自知罪在不赦輒復煽
惑餘眾以冀死灰復燃急捕之則挺而走險適乃爲淵驅
魚緩置之則羣聚日多必且蔓延弗制本司道以爲此時
要務自當聯莊團練以固良善之藩籬尤當收用游民以
免匪徒之誘結聯莊團練之法前人及該令已爲周備但
須實力行之至於收用游民一事初聞必且難之然非不
可爲也計一莊之中丁壯不過十分之三老弱婦女約居
其七此丁壯中有業者究多其無業者亦不過十之一二
除實係逆匪刦盜及人命正兇必當嚴治外其僅止游蕩

爲前詳所未盡者正擬縷晰陳茲於初六日載奉諭敕以丁酉新綱截至八月初九日共收正雜銀十四萬餘兩距明春奏銷之期不過六月商情困乏亟須設法籌維買補義倉以南融北二事未嘗非商課出路令將融北一節先敘妥詳以憑入告買穀之事可俟明春大要在得尺得寸總以嚴催商課爲先慮周密無微不至照謹悉心斟酌現在商課情形及買穀融北二事舉行次第機宜爲憲臺陳之竊見商人完課在今日實已不遺餘力矣淮南運商雖九十餘旗行鹽實止三十餘家通計資本不及千萬而運鹽百餘萬引又當岸銷久滯鹽價減跌之時其困可知然本年鹽自三月初八日開徵至九月初九卯止共徵南商課銀二百四十萬二千七百餘兩益以正二月劉前司

所徵六十五萬五千四百餘兩共已徵銀三百五萬八千餘兩較之丙申全年徵銀二百八十四萬五千餘兩已爲過之年內尙有三十三卯約可徵銀一百餘萬溯查歷年以來惟癸巳年徵銀四百三十萬爲最盛而甲午年則止四百一萬乙未年則止四百九萬其時大商如尉濟美許宏遠莊玉興猶未敗也若壬辰年則僅徵三百四十五萬矣辛卯年則僅徵一百八十三萬矣今許尉二商旣罷莊玉興又做不可支而本年征課猶如此故以爲不遺餘力也惟各商之課新舊並完而奏銷之期則新課尤亟計明年二月丁酉新課及帶乙奏銷以八分計之當徵銀一百八十餘萬今截至九月初九止甫征銀二十六萬五千餘兩距奏銷之期不滿六月督責雖嚴商納未必逾二百萬

此中尙須帶運積殘則新賦或僅半之是尙短數十萬之
奏銷也不爲早計臨時恐費周章急之則元氣愈傷寬之
又不免墊報此瑩所以不得已而爲融北買穀二計之請
也融北之事誠如憲示所當慮者三端令妥爲籌議以免
大部駁詰謹更熟思在調劑商力言之雖爲融課以疏銷
積殘言之則實爲融引蓋綱食各岸歷年滯銷殘引日積
四月間初議此事時查明楚西食岸未運各綱鹽一百三
十餘萬引縱使極力疏銷非一二年所能竣事轉瞬戊戌
開綱陳陳積壓商何能支兩淮本屬一家彼此通融歷有
成案今以淮北溢銷之鹽融淮南滯銷之引於課無虧於
商有益若慮南鹽無路分銷恐致透私則本年春夏場鹽
本多缺產似可無慮者一也北鹽正稅每引一兩五分一

釐合經費四錢悉數撥補南課尙屬不敷本須通綱改攤
科則今入奏只當以票鹽正稅爲言其餘不敷概令通籌
酒帶務符南課正雜之數以應解支經費一節本不必瑣
細上陳似可無慮者二也十五年部咨票鹽溢請二十七
萬引所有淮北前停積欠如何分帶當時咨復請俟帶完
己庚正課後再行加帶今票稅餘存恐部行令抵補淮北
積欠此固在所當籌然此時入告專爲融銷積引以紓淮
南之商力而帶補淮北遠年之積欠事在可緩倘經部駁
尙可復咨似可無慮者三也惟此事若於五月爲之方在
奏銷多故之後新綱甫開之時恰當機宜今憑空言之費
辭無謂似宜俟新運司到任查明積引通盤籌畫詳辨則
爲新運司到淮條陳事宜此所謂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

也至於倉穀一事似覺轉不可緩蓋民間穀價惟新穀登
場間間出售以爲卒歲之資價值最賤一交正月則人人
待價而沽誰肯賤價出售况買穀二十二萬石帶補十一
萬石非尋常萬石千石之比卽分路而行亦俟陸續買運
非經二三月之久不能買齊及今發價而收倉竣事已在
十二月間猶及民間率歲需銀時也若交春令卽使民間
肯賣計竣事當在三月價貴之時非但商人不願承領卽
委員亦恐不敷時際青黃不接而買穀數十萬石米價必
一時騰踊卽今飛蝗在野後慮方深故愚聞之見竊謂事
機當在此時也至於昔年虛領穀價無穀上倉其咎雖屬
商人而弊源亦自有在往時之買穀也例價一兩四錢給
商實領其水腳關鈔八錢則爲院司庫官胥吏丁役陋規

而水腳關鈔不過問也置穀一石需銀二兩二錢弊有其源是以商無忌憚或價發而穀不上倉或上倉而穀不足數官吏任聽所爲莫能究詰今力裁浮費所有陋規全革只給水腳關鈔一錢五分商人無所藉口復嚴定章程官爲查驗安敢無穀上倉且現兪之商其行鹽或十餘萬少亦數萬者前此並無領買未到之穀特因虧穀諸商皆死亡倒罷衣食不周諸人有監於江大鋪義切同袍不忍坐視監追之苦愿傾一石之穀價自買新穀一石帶補舊虧穀五斗此其意在急公尙義初非貪利爲之亦豈肯自蹈覆轍乎而由官課言之則丁酉新綱完納無幾借此穀價令諸商全數抵課自行備穀交倉且收三十餘萬之穀倉庫兩裨並舊虧亦完商力不勞而人情悅服以此言利利

孰大焉委員會辦窒礙實多蓋庫中穀價本捐自商人名
曰義倉自當歸商經理委員能採買於一時不能收管於
久歲設有霉壞商豈甘賠以暫時差委之窮員與百萬鉅
資之商較之得失固不侔矣故竊以買穀歸商則承管亦
責有攸歸似爲允洽也二事旣舉則來歲奏銷自可督完
而商力未虧卽戊戌新綱亦可從容部署矣瑩目睹時事
之艱與夫商力之困日夕籌維求所以安上全下者有所
見不敢不自非惟職所當盡亦義所難辭並不敢以交替
有期稍存漠視惟仁明決擇施行至於運庫前接劉運司
存銀三百三萬九千九十餘兩今自三月初八日開徵至
九月初九卯止共收兩淮課銀三百一十九萬七千三百
九十兩除解支二百九十七萬九百餘兩現存庫銀實貯

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兩附呈辛卯以來逐年逐
月征收商課冊本年正月至現在止運庫每月出入四柱
冊以備會計